# 台學統

# 台學統卷九十一

黃巖王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 訓詁之學二　宋學派下

### 縣幕陳澤雲先生應潤

黃巖縣志陳應潤字澤雲宋臨海獻肅公良翰之後也延祐間由黃巖文學起爲郡曹掾數年調四明掾至正乙酉調桐江幕時宰急徵斂意不合往往登釣臺坐羊裘軒臥山高水長閣託遊適避之并假山水以洗胸中不平之氣留心易學二十餘年著周易爻變易蘊四卷造理之深發程朱傳義所未發金華黃溍爲敘極推之

其咏史什野趣什亦爲袁伯長趙子昂所稱許謝歸後汲泉煮茗舒嘯山澤間不與人接自號天台遺逸云

遺書

四庫全書總目周易文變義蘊四卷元陳應潤撰應潤天台人始末未詳黃溍集有是書序稱其字曰澤雲又稱其延祐間由黃巖文學起爲郡曹掾數年調明掾至正乙酉調桐江賓幕卷首應潤自序題至正丙戌（經義考作至治丙戌誤）則是書成於桐江也其書大旨謂義理元妙之談墮於老莊先天諸圖雜以參同契鑪火之說皆非易之本旨故其論八卦惟據說卦傳帝出乎震一節爲八卦之正位而以天地定位一節邵氏指爲先天方位者

定爲八卦相錯之用謂文王演易必不顛倒伏羲之文致相矛盾其論太極兩儀四象以天地爲兩儀四方爲四象謂未分八卦不應先有揲蓍之法分陰陽太少周子無極太極二氣五行之說自是一家議論不可釋易蓋自宋以後毅然破陳摶之學者自應潤始所注用王弼本惟有上下經六十四卦據春秋傳某卦之某卦例如乾之姤曰潛龍勿用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之類故名曰爻變其稱一卦可變六十四卦六爻可變三百八十四爻即漢焦贛易林之例蓋亦因古占法而推原其變通之意非臆說也每爻多證以史事雖不必其盡合而因卦象以示吉凶以決進退於聖人作易垂訓

之旨實有合焉在宋元人易解之中亦翹然獨秀者矣簡明目錄大旨謂王弼所注乃老莊虛渺之談陳摶所圖乃參同契鑪火之術均非易之本旨又謂周子太極圖別自一家之說不可以釋易皆能不域於門戶所注惟六十四卦其曰爻變卽衍左傳某卦之某卦之古義其謂一卦可變六十四卦亦焦京舊法也

## 周易爻變易蘊序

義烏黃湄晉卿撰

易更四聖而成書秦火之餘幸因卜筮而僅存自漢分爲三家有田何焦貢費直之易易之說瓜裂矣至魏王輔嗣雜以老莊之學易之說愈遠矣繼是諸儒注釋奚啻數百家或泥於天道而不及人事或專乎義理而不

及象數角立異論茫無統緒天台陳澤雲獻肅公邦彥先生之後易有家傳延祐閒余丞寧海澤雲由黃巖文學起爲郡曹掾議論雄偉剖決如流凜凜然有骨鯁風嘗曰余家貧親老不能遠遊竊升斗之祿以養親資尺寸之楮以著述他無所覬也挑鐙夜話出示野趣之什清新俊逸翰林承旨子昂趙公嘗序之矣又數年余爲越上監運澤雲調明幕把酒論文出示詠史之什美善刺惡一出至公翰林學士伯長袁公爲之序矣澤雲曰余欲著文變易蘊此潔靜精微之學也時居簿書叢中無食息暇非二三年靜坐工夫不能也三年春余乞老金華澤雲以書來曰余近調桐江賓幕時宰急於聚斂

議論落落不合因守幕下幸有餘暇時復登釣臺坐羊
裘軒臥山高水長閣汲泉煮茗洗胷中之不平若有神
助令幸爻變易蘊纚成使二三十年勤苦之志一旦有
成未知果合於爻變之義易之蘊否乎子其爲我訂正
之余曰易豈易注哉復之彖辭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天地之心惟羲文周孔數聖人能見之澤雲生於數千
年之後直欲見數聖人之心不其難乎雖然道無終窮
才有超邁余嘗焚香靜坐觀澤雲所注之易乾坤二卦
已無餘蘊至於變爻三百八十有四旁通他卦之義爻
爻有發揮事事有考證造理精微立說洞徹餘如刪正
太極八卦爻法順逆等圖探賾索隱自非灼然有見乎

聖人之心者不能也余投老田里安得以澤雲所注之易賔諸翰苑與同志者商之使澤雲名垂不朽是則不負其二三十年勤苦之志也澤雲勗之哉至正丙戌正月既望中順大夫祕書少監致仕金華黃溍序

## 周易爻變易蘊自序

大傳曰乾坤其易之蘊邪夫易之蘊散在諸卦豈獨乾坤二卦而已哉上古羲皇仰觀俯察首得乾坤之象而生六子苟不以爻變之法通乾坤之蘊則乾自乾坤自坤何以神變化之妙故易之諸爻皆以變動取義乾之用九坤之用六爻變之蘊也坤之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又曰六爻之動三極之

道也爻者言乎變者也道有變動故曰爻至曰成象謂之乾效法謂之坤吾夫子繫易示人爻變之法深切著明矣漢魏以來諸儒注釋奚啻數百餘家往往皆於本卦取義而用九用六之說不明好奇過高傅會穿鑿談元妙者則涉乎莊老衍虛無者則流乎異端太元擬易也而易爲之破碎潛虛擬元也而元爲之散滅甚則假老子之學以創無極太極之論變鑪火之術以撰先天後天之圖自是以來談太極者以虛無爲高講大衍者以乘除爲法强指陰陽老少爲四象而四象之說不明妄引復姤逆順爲八卦而八卦之位不定易之蘊愈晦矣由是談元之士承訛踵謬畫圖累百變卦累千充棟

汗牛初無一毫有補於易嗚呼夫子歿二千餘年邪說
蝟集橫議蠭起爻變之法乾坤之蘊晦而不明易道之
厄一至此哉傳曰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
至於明夷之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
蒙大難文王以之又曰箕子之明夷當時聖人援事比
象發揮爻象之蘊故遇逐爻觀變用事比證庶幾爻變
之蘊得以發揮或曰子之說誠是矣方今談元之士以
老莊爲祖周邵爲師削去其圖辨明其說寧不觸其黨
之怒邪愚曰韓子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
如也天下後世不以孟子爲非今之談元之士甚於楊
墨之謬理到之論不讓於師與其得罪於孟子寧若得

罪於楊墨也吁此爻變之蘊所以不容於不明邪正之說所以不容於不辨删正之圖所以不容於不作也賢哲之士尚憐其愚而正教之易有光矣至正丙戌春正月初吉天台陳應潤序

序圖說

易之有圖尚矣河圖洛書有象而无文不圖不可也易有太極太極以下繫兩儀四象八卦之辭无圖亦可也然而釋大傳者以太少陰陽爲四象而不言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之四象兼之周濂溪作太極圖不言兩儀四象八卦之明又加無極二字於太極之上雜以老子之學失大傳之本旨故其圖不容於不改也八卦自伏羲

畫出已有定位因邵康節以丹經之學撰先天之圖以易其位故其圖不容於不正也爻變之法古無此圖因說易者不知爻變之義故此圖不容於不作兼以卦變附其右逆順之圖古亦无有因先天之圖以已生未生之卦爲逆順使數往知來之理不明故此圖亦不容於不作也非僭也以俟賢者取正焉

圖目

易有太極圖　八卦方位圖

河圖　洛書

爻法圖　卦變圖

逆順圖　易逆數圖附

遺詩

天台高贈陳剛中先生

天台高萬八千丈凌雲霄老仙摩空補文彩五雲落地風飄飄昔年控翮清虛府七寶丸成費斤斧天風吹下文錦章萬斛明珠寸心吐龍蛇影動麒麟飛指揮霹靂平南夷一聲笑落銅柱外版圖收拾山河歸歸來重上交州集玉堂視草天香溼金鑾夜靜奎壁開但見學海文林啟春蟄天台高日月長大丈夫兮歸故鄉錦衣別駕開南荒滿城桃李吹春香只恐屏星擁不住紫泥催上中書堂貂蟬冠袞繡裳一時禮樂千年光

僉憲項□□先生霦

赤城新志薦舉項霦臨海人洪武中江西按察司僉事

遺書

孝經述註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明項霦撰霦始末無可考惟江西志載項霦浙江臨海人洪武閒爲按察司僉事與黃昭原序所言合當即其人也是編用古文孝經本其所詮釋不務爲深奧之論而循文衍義按章標旨詞意頗爲簡明猶說經家之不支蔓者明史藝文志不著錄朱彝尊經義考亦不載其名惟永樂大典僅存此本然編次佚脫以第七章註文入第六章經文下遂使六章無註七章無經今以所佚經文按古文原本補入所佚註文則世無別本無從葺完矣以其沈薶蠹簡之內三百餘年世

無能舉其名者今幸際　昌期發其光耀亦萬世一時之遭際故特采掇出之俾聞于後不以殘缺而廢焉

# 孝經述註序

臨川黃昭撰

欽惟聖明天子應天啟運肇造區夏薄海內外靡不臣順首建宗廟報本追遠蓋將以孝治天下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嗚呼盛哉於是內設臺憲以振風紀外置察司以糾姦慝法至密矣江西爲大藩府物盛人衆獄訟繁滋彰善癉惡樹之風聲非學有經術廉慎明察者不足以與茲選己酉冬乃命安君晉來爲憲副項君彝郭君永錫共僉憲事受命陛辭玉音懇惻其所付任不亦重乎安君舊歷顯仕有學有猷郭君由神童擢科第

累任繁劇項君家世業儒隱居十有餘載克承父志著書立言其經濟之資蓋可見矣余以盲病告老寓洪三君之來也迺不鄙而枉顧焉耳其言而挹其氣雍容端重意藹如也他日憲從事劉君鼎承憲副之意而致辭曰項君之迹作固多難以悉舉今姑取其集書內孝經註一編將廣其傳蓋樂其有關於治道也敬祈一言以冠之余不得辭乃爲之言曰孝百行之原行仁之本也德脩於身教成家國而化行乎天下此自然之理也故夫子稱舜爲大孝而武王周公爲天下之達孝然則帝王之治孰有加於孝乎漢文置孝經博士幾致刑措唐太宗以孝弟設科而死囚歸獄氣象雖殊理一而已後

世教化不明彝倫攸斁民之犯法也非出於不知則出於不幸不揣其本一切以法繩之刑政日紊民乃不堪是以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也近草廬吳公以孝經分經傳正訛闕於是書之旨粲然明白今項君又爲之註正與吳公互相發明其亦可謂勤已君以觀風行部所以發其所用之學殆將信而有徵安君又將鋟梓以播之使江西之民家有是書人有是德悖慢之俗除禮樂之習興所謂振風紀者將於是乎在由是推之天下四海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則堯舜三代之治必將權輿於此其於聖天子孝治天下之心顧不韙歟昭旣慕項君學術之正復嘉憲副公與人爲善之美於是乎書前提

刑按察司副使臨川黃昭序

文肅徐好古先生善述

明史鄒濟傳當是時宮僚多得罪徐善述王汝玉馬京梁潛輩破讒相繼下獄死徐善述字好古天台人洪武中行歲貢法善述首貢入太學授桂陽州學正永樂初以國子博士擢春坊司直郎見重於皇太子每稱爲先生嘗致書賜酒及詩遷左贊善坐累死與鄒濟同日贈太子少師謚文肅立祠春秋祀亦如濟按濟字汝舟餘杭人少詹事洪熙元年贈太子少保謚文敏立祠墓側春秋祀之

赤城新志徐善述字好古天台人永樂中由桂陽學正累陞左春坊左贊善因事啟沃每見聽納卒贈太子少

保諡文肅立祠墓側至今春秋祀之

天台縣志徐善述字好古邃於經學且工詩以薦授桂陽州學正持身廉愼士子欽之秩滿陞國子監助教立簿籍以稽課業因鑒別其人之高下有犯小過而素行不疚者輒進言得免於罰以是諸生多競勸同官侯服性剛急善述婉曲諭之服自是忿戾消阻每遇善述曰我遇公輒歡然如飲醨何也因目爲今之叔度仁宗爲皇太子時簡入宮僚爲左春坊左司直郞每作詩使善述指摘數過乃已多自書睿製以賜之善述亦盡心不懈於事多所啟沃仁宗每見聽納陞右賛善以疾卒於官爲人渟厚質實學識端正耿介恬靜不爲阿附仁宗

即位追念輔導功贈太子少保謚文肅命有司立祠墓前每歲春秋祀之載分省人物考兩浙名賢錄同

贈少保徐公墓銘十二泰和楊士奇東里撰　赤城後集二

永樂甲申春詔簡東宮官屬時詹事春坊司經其長貳以廷臣兼之次簡六科中書及太學郡縣學官悉陞而用之極一時之選而自太學陞者兩人博士天台徐善述好古陞左司直郎助教鄆城晁鑄景範陞右司直郎其學問之正操履之篤溫厚而簡靜皆為搢紳君子所敬服以謂輔臣之良也後十年景範年八十奉命致仕歸好古既陞左贊善永樂己亥九月景範卒於家十月己亥好古亦卒於官蓋搢紳君子又皆嗟咨悼歎傷老

成之喪也好古一志儒者之學尤邃書經其講說及爲經義皆精確非衆所及少爲縣學生已有聲譽洪武中初行歲貢法首充貢入太學六館之士皆推之祭酒宋訥嚴不可近獨禮接好古歲餘詔選太學生爲州縣教官好古爲首授桂陽州學正賜敕符後丁父憂服闋改和州學正用薦陞國子博士經其教者卒有成嘗預纂脩翰林者累年考鄉試者一考會試者二士服其公其在春坊一用所學進講之際簡明質直必據於正理故尤見禮遇而卒之日賜祭之文極褒惜焉平居寡言其中所執確然未嘗枉己徇外性淡泊寡交處家貧于于自足手一卷雖老不釋可謂眞能絕俗者矣蓋年六十

有七而卒徐世家天台宋之亡其幼主趙㬎元南奔元兵追之徐氏有爲進義副尉者率鄉兵阨關嶺之險元兵不能度宋主得浮海去元兵既入天台徐氏無少長皆被害獨乳嫗負所乳兒脫走得全好古高祖也自高祖至其父某皆業儒好古娶朱氏邑名家有婦德生子男二行衍女四長適翰林庶吉士永嘉王道次適同邑余瓊二未行孫男三女一既卒之明年行衍奉柩歸十月某日啟其妣之竁而合葬焉先事以庶吉士葉頴所述行狀請銘士奇初被徵與好古同事翰林及其擢春坊又同僚益相與廿年知之深矣義不可辭爲之銘曰忠信以爲車兮廉以爲旟兮道乎平直之衢矣確乎不

可渝兮展乎君子之儒兮

大明故左春坊左贊善贈太子少保諡文肅徐公誄辭有序　　金寔　明文衡

洪武壬午歲寔始來京師天台徐先生好古時方爲太學博士與從父傅霖翁同官甚相好故寔得亟見先生引接良厚永樂二年仁宗立爲皇太子妙簡輔導之官先生由太學入爲春坊司直寔時忝以翰林官屬進講經筵獲與先生朝夕同事既而又獲同僚寔嘗視先生爲父行而先生謝弗居遇之益親後寔以母憂去官已亥歲復來京師值先生病已篤聞寔至强起衣冠二子掖之坐出酒饌享寔亹亹談別後事爽然若無疾者且

曰老夫卻粒已期月日唯飲醨酒一爵今日見吾友當倍之復再舉爵一飲而命二子爲寔引滿數行既醉辭去將趨行在先生送之及階執寔手謂曰吾亦當考績計不能北上幸爲我謝故人前途宜自重吾與子訣矣因嗚咽泣下寔亦不能仰視明日登舟而先生竟卒時十月二十一日也仁宗在東宮深悼痛之自製文一再遣官諭祭且將裒其遺文梓以傳甲辰秋即皇帝位首詔贈先生太子少保謚文肅建祠墓下敕有司春秋有事復四家丁役以奉祠事嗚呼先生以純粹博雅之學勁正修潔之行和而不可同謙而不可踰所謂有德有言者矣雖不及柄用以大其施而當儲君毓德之日能

以聖賢治心修身之道引翼取信卒光身後之名奚負所學哉先生之仲子衍受辟爲邑校官奉少傅東里先生所譔墓誌示寔捧而讀之九京莫起益增感慕乃述其行爲辭以誄之曰天台之山上應列星俯挹渤澥高抗青冥扶輿孕秀夫子是承穉齡卓爾弗詖弗傾初游郡庠具曰老成論爲秀士首詔賓興寶華彪炳六館蜚英縈曜麗空忽見夜明萬葩鬬豔勁松獨貞司成嚴厲眾莫敢攖學徒千數畏若雷霆惴惴揖拜慄蹈矩繩夫子來覲煥若釋冰開顏霽威如酗解酲實由德孚孰曰意迥錫符分教士有軌程範鎔來秀若治剖鋼太學三年虀鹽味經濟濟多士于于在庭悉屏糟粕浥以醕清

儲皇毓德觴昇至精瓊琚玉佩峩冠彯纓引翼惟正啟沃惟誠旁塞多歧示之中行言出則俞有歌斯賡明良值遇宜作股肱胡不憖遺溘焉遐征哀訃上聞痛悼奚勝詔復賻遺終莫罄情迨于踐祚襃贈首膺秩崇師保諡錫嘉名尊軼三老榮重五更亭祠聿建封域載營麗牲有碑玄堂有銘樹之松檟雜以楸樫歲時有事帝命使令牲肥酒香醆斝豆登薦祼興頫有赫厥靈玄液下滋幽光上升裕其孫子以及後生嗚呼夫子孰與抗衡疇昔好言遼邈九京光風霽月想見儀刑爰述衆美寄之哀聲有不知者庶幾可徵

遺書

明史藝文志徐善述尙書直指六卷

朱彝尊經義考黃虞稷曰仁宗在東宮徐贊善善述纂尙書直指六卷上進　按是書徐文肅爲東宮講官時所進未曾刊行亦不列撰書姓名其後中璫錢能從宮中攜出遂爲鏤版於時錢溥劉宣序之韋軒跋之皆不知爲文肅所著予從同里曹侍郞濬家見之因爲標出

四庫全書總目尙書直指六卷不著撰人名氏朱彝尊經義考云云則此書乃徐善述撰也善述字好古天台人由歲貢授桂陽州學正仁宗爲太子時簡爲左春坊左司直郞陞左贊善時宮僚多被罪善述亦坐累死洪熙初贈太子少保謚文肅事蹟附見明史鄒濟傳其書

櫽栝蔡傳大義已漸類後來講章於蔡傳得失未嘗糾定又所纂之注亦時有時無如禹貢注震澤而不注三江注王屋而不注太行恆山顧命注大訓而不注赤刀琬琰之類不應罣漏至此意剞劂之時並注脫去能本內官姑借刊書啣名未嘗一爲校正歟

雜紀

風雅遺聞仁廟監國時雅志經術師事天台徐好古善述令旨呼其字而不名嘗致書曰余今欲學作表卿可如詩題立例意思余爲搆文請益好古其詩題與表題閒日封進以廣琢磨今晨覽卿爲余所改詩甚是丰采清雅眞有益於日新但卿疾不痊未及存問日見煩擾

豈尙古優待高年才望之士乎然優待之心豈忘於朝夕但卿年邁恐余爲學有日似卿朴直苦口者百無一二面諛順顏者比比有之故特相爲覼縷者爲卿才德直[illegible]趁卿康健篤於其事卿毋憚勞弼余成業惟望藥石之言日甚一日毋務批鱗觸諱之慮若余成學報答之禮豈得忘之春暖猶寒善爲湯藥順時將息以慰余懷旨不多及又有冬至贈徐贊善好古詩曰淸朝盛文治輔德資儒耆念彼筋力倦趨朝諒非宜賦詩有佳致納誨多忠規起予得深趣歎懷浩無涯一陽屆初復況此承平時酬勞有尊酒庶以勞期頤及好古沒更爲文祭之好學之誠與優傅之禮可謂交至而好古之賢亦

具見矣

明經林琢亭先生琨

九峰山志林琨字艮寶號琢亭道光壬午歲貢積學通經著有周易參變十卷春秋三傳考義十四卷

林琢亭先生傳 王樹祺韋邨撰 黃巖集十七

先生姓林氏諱琨字艮寶琢亭其號祺之父執也家素貧少失怙就傅時即知勤勵有親串徐姓者工牒訴勢甚烜赫見其幼能力學欲招置門下先生謝不往而積學益富常借書手鈔課讀不勌弱冠以天文之學受知於督學芸臺阮公食廩餼時太孺人已棄世而家益落先生又數奇不利於場屋乃時與博雅諸君子笑傲於

酒墟詩社閒衎然無戚容或饔飧不繼雖密友不以告也喜天官書與六壬家言每談人禍福事後當成敗及問陰陽晴雨言無不驗晚年好箸述瑟庵汪公視學時學師上先生所箸書公稱其諦當欲調赴詁經精舍充齋長以老病不果行所箸有周易參變十卷春秋三傳考義十四卷皆詞旨明達無穿鑿附會之弊貢成均後年已七旬乃攜所箸二書以授祺曰余無子精力盡在此書汝善藏之祺受命惟謹逾年已歸道山矣嗚呼文士之阨窮有如先生者祺執經問難自少至壯知之最深故爲序其生平涯略以告後之人云

贊曰莫或抑之乃遇窮之若茲莫或揚之乃學成行立

之如斯豐以懷寶齋以漸逵嗚呼先生誰從叩彼蒼而問位置之所宜

遺書

周易參變十卷

黃巖縣志是書用王輔嗣本爲注凡上經四卷下經四卷上繫一卷下繫至末爲一卷其說依象數以釋義理不廢互體之法葢權衡於漢易宋易之閒者也

周易參變自序

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長於變者也稽夏殷之易以不變爲占而周易於乾坤二卦首言用九用六之義已發六十四卦之通例矣繫辭亦云變動不居惟變所適

蓍法之參伍以變又其用也考亭本義羽翼四聖何敢更贅一辭在漢魏諸家雖流於術數然易之爲道包孕萬物固非止五經之原乃天地鬼神之奧也現於觀察之餘泛濫諸家見易道之變徹上徹下靡所不該自束髮受學鑽仰四十餘年屆今年過五旬無以窮其涯略也於是謹遵古例發揮而旁通之法則本於前人義則暢於已說然語必依經庶免杜撰因襲之弊俾讀易者知所變化焉一得之愚匪敢遽邀有道先生之賞鑑第畢生精銳頗在此書或有當於高明一二云爾嘉慶二十一年正月望

春秋三傳考義十四卷

黃巖縣志是書專就三傳決擇是非以求合於聖人筆削之微意其後儒新說一概無取雖非獨抱遺經亦可謂篤守古義矣

春秋三傳考義自序

春秋者諸經之格律亦諸史之權衡也褒貶一字之嚴備賞罰之大用但魯史不存大聖人筆削微意疇得而知之所賴三傳具在後之人猶得徵其事而考其義以微窺聖人筆削之意於數千載之下自漢魏以來習麟經者無慮數百家不過采取傳義而擴充之葢左氏公穀三家去聖未遠微言大義必有得於七十子之遺雖左氏長於敘事而義例可參公穀發明義例而事情略

備與其摭拾諸家恐無當於聖經之旨不若直就三傳而闡明之意去聖未遠者於筆削之微不致大相剌謬也第三氏之義不無異同現於千載之後剖決是非詎即當於經旨然千古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據三傳爲案吾心之理爲斷雖不中不遠矣不必旁引諸家直名曰春秋三傳考義特考其義之是非以證經之向背非敢武斷於其閒也㓝經爲史家編年之祖傳爲史家紀傳之創不獨爲諸經之律令格式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閒擬議之力頗與有勞焉庶爲讀麟經者之一助云道光元年夏四月

台學統卷九十一

台學統卷九十二

黄巖王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訓詁之學三　漢學派一上

州判洪筠軒先生頤煊上

國史儒林傳稿洪頤煊字旌賢號筠軒浙江臨海人五世祖若臯順治十二年進士著南沙文集二十卷頤煊苦志力學與兄坤煊弟震煊讀書僧寮夜每借佛燈圍坐談經不輟學使阮元招頤煊震煊就學行省時有二洪之稱頤煊尤精研經訓熟習天文貫串子史充嘉慶六年拔貢生爲山東督糧道孫星衍撰孫氏書目及平

津館讀碑記十二卷考據明審於唐代地理尤多所得入貲爲直隸州州判署廣東新興縣事適阮元督兩廣知頤煊吏才短而文學優也延之入幕諏經諮史以爲常後卒於家頤煊好聚書嶺南市多舊本輒斥重貲購之家藏善本書三萬餘卷碑版二千餘通鐘鼎彝器法書名畫皆撰有目錄多世所罕覯著禮經宮室答問二卷孔子三朝記八卷管子義證八卷讀書叢錄二十四卷台州札記十二卷筠軒詩文鈔十二卷經典集林三十五卷漢志水道疏證四卷孝經鄭注補證一卷其藏於家者有諸史考異十八卷倦舫書目十卷碑目七卷臨海詩錄頤煊解組歸聚書四萬卷碑帖千餘種又鈎

摹家藏歷代名人墨蹟刊倦舫法帖八冊晚因自號倦
舫老人所著有禮經宮室答問二卷孔子三朝記七卷
讀書叢錄二十四卷平津館讀碑記八卷續四卷孝經
鄭注補證一卷尚書洪範五行紀論五卷經典集林三
十二卷諸史考異十八卷漢志水道疏證五卷鄭康成
年譜一卷台州札記十二卷校正竹書紀年二卷校正
穆天子傳七卷管子義證八卷筠軒文鈔八卷筠軒詩
鈔四卷倦舫叢書十二冊咸豐辛酉賭寇竄台其已梓
書板及金石書畫悉付灰燼惟倦舫法帖尚存然已殘
缺不完矣
定香亭筆談臨海洪頤煊震煊兄弟篤學士也余嘗謂

台郡能讀書者惟此二人台郡自齊次風侍郎之後能學者甚寡頤煊震煊文采詞翰或未足而精研經訓熟習天算貫串子史實有過於侍郎之處台人聞之以爲詫淮南子云以篙測江篙終而以水爲淺惑矣

遺書

禮經宮室答問二卷

按是書上卷紀宗廟之制附圖三下卷紀路寢明堂大學之制附圖四有嘉慶壬申自序學海堂經解刻之經義叢鈔中光緒十年馬禮部彥森又爲之重刊

自序

禮經莫大於宮室宮室不明則古人行禮之節周旋升

降皆茫然莫知其處此議禮所以如聚訟也宋李如圭撰釋宮已撮居其凡近人復多攷證核以經文亦有未密余思古人宮室制度與今人不甚相遠時涽世樸廟寢明堂不如後人之千門萬戶細繹禮經皆有丈尺可尋名位可辨因撰宮室答問二卷冀好學深思之士有以是正其得失焉嘉慶壬申三月五日臨海洪頤煊識

孔子三朝記七卷音義一卷

按漢書藝文志論語家有孔子三朝七篇師古曰孔子對哀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三朝今按七篇者千乘一四代二虞戴德三誥志四小辨五用兵六少閒七俱在大戴禮中先生取而注之復爲是正文字著

音義一卷附焉

孔子三朝記序

夫天生民而立之君將以定國家保宗社明教化總衆庶也於是有公卿大夫以輔其治有尊卑上下以辨其等有禮樂刑政以制其防有甲兵干楯以懼其志末世紀綱廢壞法度倒施君極不張强臣柄國於是內外咸怨上帝降毒水旱洊興災眚並作小則刈戮及身大則殄絕厥世自上古以來莫之有易也孔子抱撥亂之才生衰周之際周流四方席不暇煖迨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三朝魯君反復陳詞其大指歸於戒淫色慎取人明天人之應別君臣之分而終動之以慕義諷之以失

政惜乎其終不能用也門弟子退錄此記漢興藏在祕府傳其學者則有戴德劉向劉歆揚雄班固許慎諸家魏世中經猶藏此本逮及六朝臣瓚郭璞裴松之酈道元之徒遞相引證至唐以後篇籍始亡今所傳者惟大戴所錄遺文譌舛微言斷絕注家自北周盧僕射以降前賢鮮聞緒論葢此記之沈薶已千餘年矣頤煊幼習先蹤長佩庭訓博問通人兼資往籍於是薑而理之注成七卷別作音義校其同異附於左方葢聞孔子贊周易刪詩書定禮樂作春秋其大要而爲經其次錄而爲傳此記論四時行政郎明堂月令之遺也視才取人郎九德觀人之法也爲壇東郊則澤宮教士之制存焉建

正孟春則夏時得天之數寓焉而且通陰陽之原符瑞集於有德辨盛衰之治得失繫於一人純而不雜博而有要息百家之異說廣郅治之恆經竊嘗謂論語者乃聖門垂教之精言此記者實孔子因時之大政方今國家重乾秉運久道化成海宇晏寧人材日出倘得頒立學宮懸以取士使誦先聖之良模闡百王之心法上下和同君臣輯睦協感應之期享久安之福則簡牒之鴻規雲礽之上烈也予曰其跂之矣嘉慶辛未六月二十五日

孝經鄭注補證一卷　未見

尚書洪範五行紀論五卷　未見

古文敘錄三卷

按是書不見於諸家著錄而簃軒文鈔卷三具載其目當已成書而未梓行耳今錄其目錄序䟦於左

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秦焚詩書篇簡散失至漢興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河閒獻王好聚書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尙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於是古文始稍稍裒集獻王又立毛氏詩左氏春秋皆古文學漢書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三家之易唯費氏經與古文同然則費氏易亦古文學也古文終漢世未立學官藏於祕府故西漢自孔安國司馬遷

以下傳者蓋寡至成帝末劉歆領校祕書尋議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不肯置對歆移書太常責讓而後古文之學始顯東漢古文之學大抵皆出于歆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云河南緱氏杜子春受業于歆還家以教門徒好學之士鄭興父子等多往師之後漢杜林傳云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于古學興嘗師事劉歆逵賈逵馬融鄭元盧植諸儒繼之而後古文之學大明故賈鄭諸儒所注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春秋論語孝經皆古文也魏王肅始變古文之學與鄭爲難肅又撰僞古文尚書孔壁眞古文尚書反爲所奪晉宋六朝鄭學

雖存往往乖其師法唐孔穎達撰五經正義賈公彥撰三禮疏按公彥疏止二禮雖發明鄭學猶沿梁人餘習鄭君所注諸經其未列于學官者皆由此亡故論古文之學者當以兩漢爲斷因著其目于左

第一卷

古文之始

魯恭王　河間獻王

古文篇次

周易　尚書

毛詩　周禮

儀禮　禮記

第三卷

王肅

魏晉以後古文之學

鄭氏易　　鄭氏尚書

鄭氏孝經

唐人重修古文之學

孔穎達五經正義　　賈公彥三禮疏按當作二禮

開元孝經議

古文著錄

漢書藝文志　　隋書經籍志

舊唐書經籍志　　新唐書藝文志

右第一卷著西漢古文之學第二卷著東漢古文之學

第三卷著魏晉以後古文之變曁古文存逸而以自漢迄唐治古文書目見於國史者終焉西漢經師傳授散見于本經篇次之下東漢表章古文功較鉅者始別立傳餘則各依所治本經次之魏晉以後唯鄭學獨存賈馬諸儒所注世鮮專家故不別立目而存其書名于總目中古文亡于漢末今略見許君說文解字及鐘鼎款識不著錄云

諸史考異十八卷 未見

漢志水道疏證四卷

按是書本名考證嘉慶九年甲子成于直隸藁城光緒十三年丁亥長洲蔣鳳藻香生據平津館寫本刊

行于心矩齋校訂未精中多譌字又改考證爲疏證亦與漢書疏通證明之意不合

漢志水道考證序此文亦載篛軒文鈔五

夫天下之至變者莫如水或千百年而變或數十年而變或一二年而變觀其遷決无常遷徙不定載籍所陳靡得而盡也然其中名號雖殊源流本一學者加以考證則古今不變之經改易之跡猶可如指掌焉自古言水道者山海經荒遐難稽外此最詳者莫如禹貢其次則有漢書地理志嗣後水經有作酈氏有注加以應劭闞駰杜預郭璞之徒參稽引證厥名猶詳至宋元以後世競新名舊蹟漸廢而班氏之所記始微故以漢志上

考禹貢諸水禹貢河入海在碣石志則改從章武禹貢江入海在中江志則改從北江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志則有西漢東漢之分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志則僅記黑水祠于滇池而不詳其所出蓋以志上距禹貢已歷二千餘年其所言乖異宜無怪其然也水經撰于和順以後去志未遠淇水至黎陽入河而止水經則自內黃以下盡目淇流沮水與沔水互通水經即以東狼谷爲沔水所出汝水出定陵水經謂在梁縣沛水至乘氏爲泗水水經則通名之曰濟宅如易湖漢爲贛水改鬱水爲溫水河東則詳澮涑九江則出肥施枝分派別不可悉舉降而下之則又無論矣班氏身爲蘭臺令史

得見天下圖籍故其所記約而能該詳而有法東京大
儒如許君撰說文解字鄭君注尙書周禮所引地說多
與志同則其書之精審不苟取重後世有自來已頤煊
瀏覽有年因取班氏所記可名者三百六十一無名者
一百三十一隨其所入條分縷繫又復錯舉古書證其
同異別爲四卷首記北方諸水次記東南諸水次記西
南諸水末仿水經之例記以池澤所在俾學者窮源竟
委觸目可知用以推當時之古道息眾論之紛爭則區
區之迹亦未必無補于來哲云爾嘉慶甲子十二月八
日書于藁城官舍

校正竹書紀年二卷

按紀年出自汲冢傳寫不同原有兩本其一本記夏以來至魏安釐王二十年一本起自黃帝至魏今王二十年即今本也是書取今本歷證羣書所引訂正于每年之下并補脫五十餘條雖未能還汲冢之舊亦足存古書之梗概焉

## 竹書紀年序 筠軒文鈔三

今本竹書紀年二卷不知何人撰集按晉書束晳傳云晉太康二年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隋書經籍志紀年十二卷新唐書藝文志紀年十四卷今本紀年止二卷其誤一束晳傳云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晉

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杜預春秋後序云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據此二說束晳杜預所見紀年本起自夏殷至周幽王以後以晉紀年晉滅以魏紀年今本紀年乃起自黃帝至魏今王二十年幽王以後皆以周王紀年其誤二水經丹水注引晉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汶水注引晉烈公十二年王命韓景子趙烈子及我師伐齊我者晉也沁水注引梁惠成王元年趙成侯偃韓懿侯若伐我蔡河水注引梁惠成王二年齊

田壽帥師伐我圍觀我者魏也若如今本用周王紀年則我皆爲周文義盡失其誤三今本有沈約注按梁書沈約傳竝不言注竹書紀年隋唐志亦無紀年沈約注今本注文多與宋書符瑞志相同疑皆後人孱入其誤四然今本頗信其非出于杜撰者史記魏世家集解引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于魏之今王郭璞注山海經引竹書昌意降居若水產帝乾荒又引顓頊產伯鯀是維若陽與今本同與束晳杜預本異隋書經籍志有竹書同異一卷疑當時所得竹書傳寫各異其本亦不能盡歸於一今本或猶是和嶠郭璞所見之舊其證一新唐書劉貺傳云貺嘗以竹書紀年序諸侯列會皆舉謚

後人追修非當時正史如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皆孔子新意知按春秋經傳而為也今本文法大略相似是今本所存其未見前人所引者亦不能遽定其為後人掇拾他書所為其證二今本夏殷後皆有總記年數幽王後亦云自武王元年己卯至幽王庚午二百九十二年平王下云自東遷以後始紀晉事王即位皆不書疑今本唯東遷以後周王紀年是後人所改其餘皆紀年原文其證三沈約注雖由後人僞題韓愈黃陵廟碑引竹書紀年云帝王之崩曰陟史記夏本紀集解文選六代論李善注引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皆作紀年是舊本紀年本有注文唯爲後

人所羼亂耳其證四據此則今本紀年雖經後人變改殘缺失次非僞書可比庚申夏頤煊游學武林孫淵如觀察屬重校是書因仍取今本歷證羣書所引訂正于每年之下并補脫五十餘條注中有明見於宋書符瑞志者削之其可信者存之明知非汲冢之舊亦聊存梗概而已書成因序其大略如此

校正穆天子傳六卷

按是書亦出汲冢晉郭璞爲之注而傳本多譌脫因取漢魏叢書本及明程榮吳琯汪明際諸本暨史漢諸注唐宋類書所引參校異同補正刪改以復其舊

竹書穆天子傳序 筠軒文鈔三

穆天子傳六卷晉太康二年汲縣民盜發魏襄王墓中所得竹書也書記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暨美人盛姬死事隋書經籍志云體製與今起居正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之副按史記穆王在位五十五年此書所載尋其甲子不過四五年閒事耳雖殘編斷簡其文字古雅信非周秦以下人所能作如聘禮云管人布幕于寢門外鄭君注云管猶館也古文管為官此書云官人陳牲官人設几乃古文之僅存者爾雅釋地云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此書云紀迹于弇山之石眉曰西王母之山與爾雅所記合史記周本紀云穆王崩子共王緊扈立司馬貞索隱引世本作伊扈此

書云喪主伊扈伊扈卽其王也尤足與經史相證據晉
書束晳傳此書本五卷末卷乃雜書十九篇之一索隱
引穆天子傳目錄云傳瓚爲校書郎與荀勖同校定穆
天子傳今本卷首載勖序云謹以二尺黃紙寫上藏之
中經副在三閣今本六卷當卽勖等所定也勖時收書
不謹已多殘闕厥後傳寫益復失眞晁公武郡齋讀書
志云書凡六卷八千五百一十四字今本僅六千六百
二十二字則今本又非晁氏所見之本矣顧愃懼是書
之荒落因不揣檮昧取今漢魏叢書本與明程榮本吳
琯本汪明際本錢唐趙君坦所校吳山道藏本暨史漢
諸注唐宋類書所引互相參校裒其異同正其舛謬爲

補正文及注若干字刪若干字改若干字其無可校證者闕之徒恨傳譌已久未能盡復舊觀如釋古彝器碑碣之十得五六云爾

鄭康成年譜一卷未見

台州札記十二卷

按是書采摭羣籍以補郡志之闕始漢而終於元每條皆引據原書無游談不根之失惟白鷗莊楊園與賢坊新居三條附及明與　國朝之事亦參以見聞云

台州札記序

台州文獻陳賞窗嘉定赤城志尙矣嗣是吳子良撰續

志林袁民撰三志元楊敬德撰赤城元統志其書皆不傳至明成化間謝方石祭酒撰赤城新志體例悉依舊志惟沿宋末講學流派高談心性即是偉人文學政事略置弗論近人補輯又染明人習氣引書好改頭換面如自己出使人無所依據識者病之余髫年喜聚台州掌故後游學四方棄去弗錄迨戊子自粵歸里舊稿散佚諸老友交相勸曰君留心有年與其沈於胸中盍若埀諸簡牘使後之修志乘者得所取材不亦善乎於是重爲蒐輯略加考證宋元以前擇其雅馴足補郡志之闕者編爲十二卷題曰台州札記凡近人府州縣志以及諸家族譜所載鄉里傳聞不敢闌入同邑郭石齋茂

才亦留心桑梓每來城過訪必劇談終日余笑語曰君
今之林表民媿余非陳貧甸拾遺補闕俟君與日續成
之可也併以識諸簡端道光十三年太歲癸巳十月廿
六日臨海洪頤煊識於小停雲山館時年六十有九
倦舫書目十卷未見
倦舫碑目七卷未見
管子義證八卷
按是書在孫淵如觀察德州使署作參以王懷祖伯
申父子校本而附以已說尹知章注並為訂正而以
逸文附於末
管子義證序

歲己巳頤煊在德州使署孫淵如觀察以所校管子屬
頤煊審定會王懷祖觀察暨令嗣伯申學士又以校本
見遺於是刪其重複附以鄙說成管子義證八卷系以
敘曰漢書藝文志管子在道家隋書經籍志管子在法
家漢志本於七略班氏於兵權謀家言省管子則管子
七略不在道法兩家史記正義引七略管子十八篇在
法家者誤也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劉向敘錄亦云凡中
外書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
八十六篇與今本篇數同太史公敘管仲列傳云吾讀
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其言之也其書世
多有之是以不論又引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

榮辱數句皆在今本中足證今世相傳之本即漢世所有之本今本管子闕王言謀失正言言昭修身問霸牧民解問乘馬輕重丙輕重庚凡十篇據文選注引江邃文釋管子曰大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尚能耻之況與惡人同處管子無此文李善曰今檢管子近亡數篇恐是亡篇之內而邃見之史記封禪書索隱云今管子封禪篇是也尹知章注封禪篇云元篇亡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之言以補之則此篇之亡又在司馬貞所見本後故自漢魏以迄隋唐管子著錄以北堂書鈔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所引證之即是今本其閒有不在今本中者或在闕篇之內或

是他書引管子之言非復有別本也余嘗謂子書流傳莫先於管子亦莫眞於管子其文義奧衍下士驟不能通故注家絕少而殘舛亦彌甚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管子有尹知章注今本譌題作房玄齡訓釋淺陋今並爲訂正而以逸文附於末若夫疏通而證明之則不能無俟於後之君子嘉慶壬申三月十二日

讀書叢錄二十四卷

按是書成於粵東記平日讀書有得之語凡經八卷小學四卷諸子四卷三史七卷宋元刊本一卷有道光元年自序及長洲宋翔鳳序

自序

余受性椎魯寡所嗜慕少年讀書里中藏書之家借覽無虛日及壯遨遊吳越來往燕齊蹋通德之門窺禮堂之奧左右采獲漸成撰述五十以後始抵粵東一官匏繫非吾所好趨走之暇閉門卻埽於是重取經史百家朝研夕稽證其異同辨其得失以聲音文字通其原以轉寫譌舛窮其變勿敢鑿壁虛造勿敢勦襲陳言淺見眇聞聊以自適後之覽者其或諒斯道光元年十二月廿一日臨海洪頤煊識

讀書叢錄序

夫讀書之士攄其所得著於錄者近代以來以兩浙爲盛南雷茁其萌芽西河暢其枝葉㬥書明其存亡鮚埼

知其流別然綺靡不化聲音尙乖義訓失故附會易集依乎六經非堂室之碩彥搜乎四部亦循涂之先覺蓋披榛去穢則事半功倍從事於後聞見日新此臨海洪氏之書因是而有作也余與洪君有相思之雅頃會合海南往返遂密盡見所業以聲音文字爲根柢古人心思制作皆可推見而讀書叢錄一編尤其菁華薈萃條列明白者也以今日遠於古匪古無以證今然習一方之語言持鄉壁之論議則九流有山川之隔六藝在百世以上今觀君爲讀書之法悉究諧聲之本深明假借之用紛綸斷闕旁推交通千古絕續語於一堂遂綜所言錄之以筆神明其意極乎無窮誠能得其本原自非

涉其糟魄今之賢哲如嘉定錢君高郵王君兩家著書
皆不騖高遠維求實是君既耳聞其說心折其言悼擿
埴之冥行冀火傳於薪盡則是錄之成益未可緩余素
結茲願而氣質漸衰精華欲竭茫茫卽涂徒有浩歎以
君之年過余一紀而修業不息孳求愈銳此天之所以
於君方厚古人不墜意在後來若一世之知否誠無與
於斯焉道光四年十月長洲宋翔鳳謹序

平津讀碑記八卷續記一卷再續一卷三續二卷

按是書在孫星衍平津館讀其所藏碑搨而作一卷
爲周秦兩漢二卷魏吳晉前秦涼後魏三卷北齊北
周隋四卷至八卷皆唐而後梁後唐後晉後周南唐

北漢附於八卷之末續記一卷則丙子歲在羊城官舍搜藏碑刻有出於前編所未見者始周迄五代吳越皆嘉慶廿一年刊再續一卷始夏岣嶁碑迄後周顯德道光六年刊三續二卷始秦泰山石刻迄吳越乙未歲天竺寺陀羅尼經幢乙未後唐清泰二年道光十四年刊皆足補正續二記之闕

自序

淵如師喜金石文字生平游歷所至搜訪無虛日德州平津館所藏碑自周秦至唐末五代凡廿餘匣庚午冬頤煊始取而讀之見諸君題跋未盡間有所獲輒錄於左方積成八卷題曰平津讀碑記示所從得也昔家文

惠公嘗假石邦哲王順伯兩家之碑撰隸釋隸續流傳至今頤煊少賤不能備金石之藏游幕平津始得盡見海內所有之碑雖才遠不及文惠所遇殆或過之夫世之所貴乎金石者以其足取證經史也聖賢經傳微言奧義典籍散亡往往得自學士之摛詞家狀之纘述至國家易代修史或采自傳聞或成於眾手殘舛譌闕勢不能免尤不若金石之出於當時爲可據其他如六書之通轉文體之宗尙皆可於是窺其厓略此其學所以日積而日昌也今世之爲是學者有錢少詹潛研堂金石文跋尾翁閣學兩漢金石記阮中丞山左金石志王少寇金石萃編武大令授堂金石跋皆海內尊向頤煊

獲讀是碑復得從諸君後以商推其是非則亦可以自憙也已嘉慶十六年太歲在未八月十四日臨海洪頤煊題于濟寗舟次

平津讀碑記序　翁方綱

臨海洪君筠軒以所著讀碑記八卷示予讀之歎其勤且博近日錢詹事金石跋尾用意之精庶其匹矣王司寇金石萃編雖廣摭而精密或不逮此也夫金石之足證經史其實證經者二十之一耳證史則處處有之記載楮柱曷可勝原惟當論其大者而已有如唐溫彥博史稱其褊急好爭論是非而碑特著其宏量不與人爭其相反乃若是岑江陵固不應作諛墓文此當表出之

以資論世者金石文固不專以書論然若秦繹山碑魏受禪碑實以備篆隸體耳唐昇仙太子碑以其陰銜名出薛鍾二家手蹟而存之不則仆而毀之可也若職官之除授歲月之前後其實有關係者著之可也其他偶有錯互者不能枚舉吾安能爲此費日損功耶至唐文宗大和宜据石刻以證板本作太之訛遼道宗壽昌据石刻以證史作壽隆之訛又如漢禮器碑闕里聖母姓并官氏以證姓氏書宋泰山碑尊賢下武以證補大雅傳說此書不載宋以後碑姑畧撮言之諸如此類則亟宜表出之耳不然豈有傳注箋疏之不治而日矻矻焉從事於拓本者哉近日輯録金石者多矣未有若洪君用心之精審者

故於此略及之嘉慶癸酉春三月廿有四日北平翁方綱時年八十有一

又題跋二首　李鑾宣　許宗彥

昔歐陽文忠訂集古錄於漢華山廟碑集靈宮曰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浚儀王深寧尙書始援漢地理志補證之　國朝閻徵君輩遂有葢代文人無過歐陽公學殖之陋亦無過公之誚甚矣考訂金石之難也筠軒此冊雖僅伯淵一家之藏然海內流傳碑刻略備考經證史贍博篩覈拾遺補罅無少疎漏翁覃谿閣學言其用心精密無過於此吾知此書出不復爲後之批尾家吹求彈射是則筠軒所自信也夫嘉慶丙子二月八日雨

中跋於羊城臬署之吾未信齋靜樂李鑾宣

金石文字之學歐趙以來至　國朝而大盛亭林竹垞

揚鑣於前嘉定青浦接響於後考訂經史剖析六書旁

通二氏美矣富矣吾友淵如觀察尤好是學收藏最夥

筠軒在幕中久著平津讀碑記八卷考據明審於唐代

地理尤多所得駸駸乎與諸前輩方駕矣宗彥素未研

心碑刻近來稍涉兩唐書之學每遇事蹟舛午輒思得

碑刻以證之讀筠軒此書多所開悟因題數語於冊首

而歸之嘉慶壬申浴佛日德清許宗彥

倦舫法帖八冊　未見

倦舫叢書十二冊　未見

經典集林三十二卷 未見

筠軒文鈔八卷

按是集文凡七十八篇後又續刻二篇目錄未載嘉慶丙寅陽湖孫星衍序

筠軒文鈔序

臨海洪氏兄弟多才俊先是有坤煊者以諸生負文名朱宮傅石君師視學時生擬成公綏嘯賦賞異之拔爲選士至都館於家以王子科得第不永年而卒其弟曰頤煊震煊頤煊字筠軒震煊字檆堂最好學亦爲石君師所識拔阮雲臺中丞筆記稱臨海兩生精研經訓或過齊次風侍郎者也予主講浙中與中丞及王蘭泉少

宼以古學課詁經精舍諸生見兩洪生撰著古書尤多越數年而筠軒亦貢成均授經於虆城以所刊文鈔見寄閱其文多證明經史之作與世之浮華佻巧學無所得者殊予嘗借鄭康成六藝論不傳欲輯十七史志議禮之文及天文地理異同之說合之漢魏六朝人文之足證佐經學者爲一集題曰六藝通論未及成書而世人方見予問字堂集有詧以爲不合唐宋八家體格者葢明季以來以八比課士其選唐宋人文集多取近於時文習見者疑爲古文定格不知古人當日亦自行胸懷隨其學之所得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率意成文不肯修飾邊幅亦如眞英雄之視井

底蛙耳八家中韓退之學識最高無背聖哲之論柳子厚則多出入所見僻隘略如其人歐陽永叔不惑二氏之學持論甚正然濮議不合於經案按永叔濮議本喪服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以爲不可沒其父母之名與經最合此反以爲不合非也蘇子瞻經學與禮甚疎其文實天下之才也子嘗恨學不深若文不逮意每與筠軒諸人同志者言之又不肯爲違經無益之言今觀筠軒所作先得我心宜其兄弟見賞於石君雲臺兩先生筠軒進猶未也近館於安德平津館與子商撰尙書今古文義疏及校訂古書將爲五經異義補證檄堂從邵楚帆學使游亦將以夏小正注疏寄予刊刻而予早衰輒有假年學易之歎倘因仕學餘閒攟古書銷永日

有所成就以遂闡揚古學之志固夙昔之願否則幸同志者繼成其事無一字背先聖之言無一言爲欺世之學筠軒兄弟其人也嘉慶十一年六月七日撰於安德使署孫星衍

筠軒詩鈔四卷

按是集分年編次始乾隆癸丑終嘉慶丁丑戊寅年刊於粵東共詩二百九十七首附一首

自序

余少研經訓不善吟詩率爾酬應以及閒有題詠之作藏諸篋中不敢出以示人今秋晴窗無事偶檢舊稿頗動雞肋之歎太史公有言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

錄而存之亦□友朋之繾綣山水之流連染指嘗鼎藉紀歲月知無當於大雅之一噱爾嘉慶廿二年歲次丁丑十月既望臨海洪頤煊識於粵東鍾官西舍

國朝名人詞翰二卷

右　國朝名人詞翰二冊共三十二幀本吾鄉馮少司寇舊物公諱甦字再來順治戊戌進士初官雲南司李值吳逆作亂擢廣東巡撫晉刑部侍郎所著有滇考見聞隨筆蒿庵詩鈔見　四庫全書總目此冊是已未迄辛酉公在京師時所題故鴻博諸公居多公與余家高王父爲總角之交繼以姻婭余之曾王妣即公女也公後嗣式微此冊歸余家前篇幅尚多收藏不謹僅存此

數高王父諱若皐字虞鄉順治乙未進士官福建福寧
道所著有文選越裁南沙文集見　四庫總目事蹟見
大清一統志云嘉慶己巳四月二日臨海洪頤煊敬
識

又題跋三首　法式善　胡承珙　張鑑

國朝名人詞翰凡二冊臨海洪明經頤煊藏其鄉人焉
侍郎赴舊物陽湖孫觀察星衍翳發愼端則大興翁閣
學方綱無錫秦侍郎瀛題識冊尾則張明經鑑一跋極
詳贍冊絹本計三十有二番人各書其所作錄舊者二
三而已如黃機吳正治姚文燮任克溥杜臻徐元文孫
在豐事蹟載在　國史此外康熙己未鴻博十三人臨

川李來泰海鹽彭孫遹宛平米漢雯無錫嚴繩孫蕭山毛奇齡富平李因篤長洲尤侗平湖陸棻仁和邵吳遠吳縣錢中諧遂安方象瑛溧陽李念慈華亭高層雲皆一時之選余藏崇效寺看梅詩冊乃陸義山徐勝力龐雪崖袁杜少馮方寅李公凱六人中惟棻詩與此冊複餘皆此冊所無昔儀徵阮侍郎欲彙刻己未諸公詩文余恐錄其稿歸之今冊中詩想亦未必盡載本集奚憚煩而不一校耶遯字再來號蒿庵順治戊戌進士由丞昌推官至廣東巡撫晉刑部侍郎施愚山侍講贈蒿庵詩有受　詔近傳新句好親承　天寵與深論蓋謂蒿庵進御詩有還看景運息干鋋語　上以險韻排律用

之不妨律詩似宜他擇即改云定有鄒枚供視草還看
房杜畫淩煙　上首肯稱善見杜尚書所作墓志今洪
子張子皆遊阮公之門博雅多文又諳　國朝掌故治
經之暇取阮公采輯詩文稽考而增益之勒成書籍稱
一代典章則二冊其嚆矢乎嘉慶庚午九月九日法式
善跋

筠軒同年以所臧　國初名人詞翰見示共三十二人
多康熙己未鴻博其中李公來泰張公永祺查公培繼
皆順治壬辰進士與余高王父會試同年而張公又與
高王父同出書二房馮益都相國門下者也諸公之詩
及書雖所詣不同而流傳至百餘年絹素慘淡筆墨古

香可哀宜筠軒什襲珍重之已今京師風氣每以素冊索人書幾乎家置一編其或傳之數年與數十年皆不可知要非有不亡者存即幸而寸箋片楮之留遺如無有耳筠軒博學精考訂所著書多卓然可傳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他日必有覩筠軒之翰墨而寶之者此事固不以名位為重輕也昨欲作詩贈筠軒得四何勿勿未就及觀此幀乃足成之因附綴於後忽漫相逢笑拍肩等身書可國門懸綫微海內無遺帙君徵書甚多隸釋君家又續編君方刊所撰平津讀碑記放眼文章千古事細論人物百年前吾儕漸被推排去屈指周星一惘然余與君為辛酉拔貢同年今一星終矣 時嘉慶癸酉三月為筠軒十兄大人正之塈莊

弟胡承珙拜題

是册共三十二人而已未鴻博居十之四如李來泰號石臺江西臨川人二等第一彭孫遹號羨門浙江海鹽人一等第一米漢雯號秀巖順天宛平人二等第五嚴繩孫號藕漁江南無錫人二等第三十毛奇齡號西河浙江蕭山人二等第十九李因篤號子德陝西富平籍山西洪洞人一等第七尤侗號西堂江南長洲人二等第十一陸棻號義山浙江平湖人一等第十二邵吳遠號戒三浙江仁和人二等第二十九錢中諧號庸亭江南吳縣人一等第十四方象瑛號霞莊浙江遂安人二等第十五其餘李念慈號劬庵陝西涇陽人高層雲號

菰邺江南華亭人則與試而未用者皆一時名士竹垞所謂著作之才者也鑑嘗恭讀日下舊聞考證尤神往於西河所爲萬栁堂一賦及再至東華亦以未游其地爲憾今展冊中李天生詩彌不能自已然當日諸君子授官後皆勤于史職唯李君劫劫求去故賦萬栁堂詩有肯賜五株歸渭曲衡門長日戴淸陰之句葢將母之志殷矣鑑又記李君陳情一表人徒歎其至性所發傳誦一時不知如衰齡七十久困扶牀輦路三千難通醫指一旦禱北辰而已遠迴西景以無期風木之悲何及餅罍之恥奚償諸語卽顧職方絳所爲子德代致葉公方藹書則當日兩君之交誼孝行皆知人論世者所不

可廢鑑旣喜吾友筠軒同年能守納楹之藏遂牽連書之不足爲是冊增重歟庚午仲秋二十有九日烏程張鑑識於都門繩匠胡同之泰華雙碑寓館